

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

总主编：周德生 陈新宇

『临证指南』 释义

主编 周德生
谭光波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

总主编：周德生 陈新宇

『临证指南』
南汇论

释义

原 撰 清·叶桂弟子
主 编 周德生 谭光波
副主编 王佳君 孙文艳
编 委 周德生 谭光波
王佳君 孙文艳
钟捷 张超群
胡华 胡常玲
田金富 陈瑶
林萃才 孙晓鹏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证指南医论》释义 / 周德生、陈新宇总主编.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1

(传统中医药精华读本)

ISBN 978-7-5377-3771-5

I. ①临… II. ①周… III. ①医论-汇编-中国-清代②临证指南医论-注释 IV. ①R24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8855 号

《临证指南医论》释义

主 编: 周德生 谭光波

出版发行: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编辑部电话: 0351-4922073

发行部电话: 0351-4922121

电子信箱: cbszsc 2643@sina.com

印 刷: 太原市彩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98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377-3771-5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言

中国传统医药学至明清时代已达到巅峰状态，历代医家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医药学专著。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科学迅猛发展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客观上减慢了传统科学的发展速度。此后的传统医药学在与西医药学的并存、融合、争鸣、排斥中，或多或少地受西医药学的影响，尽管也涌现了许多医药学专著，但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而公认的观点是，历史上传统文化的大环境氛围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本身的某些理论常被医药学借鉴发展，形成了中医药理论的基本思维模式框架，诸如阴阳五行学说，而且传统文化的某些深层次思维特点，比如重整体、重类比等，都对传统中医药临床工作者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过境迁，传统文化更像是一种符号被束之高阁，只可远观，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在今日变得难以理解，就更谈不上是传统思维模式的培养了，此种窘态是传统中医药学，也是一切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老手艺”难以有效传承发展、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从这层意义上讲，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并借以形成适合中医药的传统思维，是无奈中的必行之举。要培养一批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中医药临床工作者，把中医药事业的基因传承下来，必须多读传统中医药临床名著。今天，我们要学习纯正的传统医药学，发展现代中医药学，传统中医药临床名著特别是著名医药学家原创性专著，仍然是掘之不尽的金矿。为了使现代中医药的学习者、研究者和从业者们以最小的阅读量获得最大的阅读效果，宏观了解传统中医药学成就的概貌，和掌握传统中医药学的精华，我们汇集了6种传统中医



药临床名著，作为《传统中医药临床读本丛书》第二辑，由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奉献给同道。

本丛书的遴选宗旨是：尽量以临床实用为落脚点；尽量包括反映不同学术见解和临床经验的医药学著作；尽量选择临床医药学家原创性的小部头著作；尽量选择资料信息量大的汇编性的较大部头著作；尽量选择内容通俗可读性强的学术性著作。

分册内容：（1）运气要诀（清·吴谦）《运气要诀》（1742）为《御纂医宗金鉴》15种之一，阐《素问》五运六气之理。盖运气虽不可拘泥，亦不可竟废，故将《黄帝内经》运气学说的相关内容归纳成歌诀并加以注释，便于记忆诵读。书中附有24幅插图，以便于读者领会。（2）临证指南医论（清·叶桂弟子）《临证指南医论》（1746）系叶天士诸弟子和后人20余人在《临证指南医案》共十卷89门之后分别附录的按语，对疾病的病机理论和辨证论治规律作出了发挥。叶天士名著朝野，因治好了康熙皇帝的搭背疮，御赐“天下第一”。《临证指南医案》乃无锡华岫云等收集叶氏晚年医案，加以分类编辑而成，辞简理明，“无一字虚伪，乃能徵信于后人。”被称为临证医案之范本，其后如吴鞠通、王旭高等均受此影响而化裁出《温病条辨》诸多名方和治肝三十法。附：西溪书屋夜话录（清·王旭高）为王旭高总结叶天士治肝经验，将杂病治肝分为肝气、肝风、肝火三纲，以及侮脾健胃、冲胸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等复杂情况，根据五脏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确立了治肝三十法，并列出具体的用药。正是胸中有古书又善于化裁者。（3）古今名医方论（清·罗美）。《古今名医方论》（1675）共四卷，共载方136首，每方先载方名、次主治、次药物及服法，最后选有代表性的古今名医成无己、赵以德、吴鹤皋、张景岳、赵养葵、喻嘉言、薛立斋、李士材、程郊倩、张璐、柯韵伯、程扶生诸家有关此方的论述，删繁择要，选辑补漏。全书详论药性，君臣佐使的配伍法度和方剂命名之义；复论方剂适应证的内外新久之殊、寒热虚实之异；更引诸



方而比类之，又推本方而互通之；论一病而不为一病所拘，明一方而可得众方之用；游於方之中，超乎方之外，全以活法示人。（4）要药分剂（清·沈金鳌）。《要药分剂》（1773）共十卷，为《沈氏尊生书》的组成部分。共选 489 种药物，按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剂进行了分类阐述，分别对各药的性味、有毒无毒、阴阳五行相生、升降浮沉、七情、主治、归经、前论、禁忌、炮制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将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在该药前论、炮制、主治项下以“鳌按”的形式进行了阐发。该书收罗广博，取精用宏，“欲阅者晓然於药之各有其性，因各有其用，庶临症时可无背云尔”。（5）药症忌宜（清·陈澈）。《药症忌宜》（1872）二卷，现存清刻本及《珍本医书集成》本。本书根据不同的病理情况，将病症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阳虚、阴虚、表虚、里虚、阳实、阴实、阳厥、阴厥、上盛下虚、心虚、肝虚、脾虚等 50 门。每门中又分列多种病证，每种病证均选列应用药物，并对这些药物的药性、功效及药物的宜忌作相应的论述，末附诸病应忌药总例，综述各类药性。（6）厘正按摩要术（清·张振鋈）。《厘正按摩要术》（1889）为清代医家张振鋈《小儿推拿秘诀》（明·周于蕃）基础上，结合自己 20 年临证经验，删证纂辑而成。全书四卷，介绍了各种按摩手法、儿科推拿取穴及手法图说，以及内服、外敷药物疗法。书中所载“胸腹按摩法”，更为其他医书所鲜见。访书内容宏富，持论简要，是一部较有价值的小儿按摩专著。

每分册原文均选用相应的善本为基础，并较以近世出版的点校本，导读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编撰。力求使必读之书成为可读之书，有用之书成为能用之书。

《传统中医药临床读本丛书》编委会

策 划	赵志春	周德生				
总 编	周德生	陈新宇				
编 委	陈学裕	陈 莎	陈 艳	陈新宇	陈 瑶	
	崔晓艳	甘沐英	黄小锋	黄 雄	黄仁忠	
	胡 华	胡常玲	纪传荣	龙斯玥	马成瑞	
	聂志红	苏丽清	陶文强	谭 静	王胜弘	
	王佳君	肖志红	杨 洋	张依蕾	张超群	
	张雪花	张 希	周德生	周凯峰	周 俊	
	朱 婷	曾繁勇	钟 捷	赵辉明	张志国	
	李 珊	李 康	杨 磊	陈 兴	胡盛松	
	奚吉湘	殷 剑	曹 臣	谢朝晖	谭光波	
	喻 嵘	高晓峰	吴艳玲	黄开颜	曹元强	
秘 书	肖志红					



凡 例

此案出自数年采辑，随见随录，证候错杂，若欲考一证，难于汇阅，余不揣固陋，稍分门类。但兼证甚多，如虚劳、咳嗽、吐血，本同一证，今各分门，是异而同也；即如咳嗽有虚实、标本、六气之别，今合为一门，是同而异也。如暑湿而兼疟痢，脾胃病而兼呕吐肿胀，凡若此者，不可胜数，欲求分晰，至当不易。余本不业医，且年已古稀，自谢不敏，专俟高明之辈翻刻改正。

一证之中有病源各异，如虚劳有阴虚、阳虚、阴阳两虚之不同，若再分门，恐有繁冗之叹。今将阴虚先列于前，继列阳虚，继阴阳两虚，使观者无错杂之憾。余门仿此。

此案分门类时，已剔去十之二三。今一门之中小异而大同者尚多，本应再为剔选，但细阅之，小异处却甚有深意，故不敢妄为去取。且如建中汤、麦门冬汤、复脉等汤，稍为加减，治证甚多，若再为删削，不足以见先生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其用方变化无穷之妙矣。

每阅前人医案，治贫贱者少。盖医以济人为本，视贫富应同一体，故此案不载称呼，仅刻一姓与年岁。如原案已失记者，则以一某字代之。至于妇女之病，年高者但将一姬字，中年者以一氏字，年少用一女字别之。然有本系妇女，而案中未经注明者甚多，不敢臆度强为分别。

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一有草率，不堪为医也。往往有证既识矣，却立不出好法者，或法既立矣，却用不出至当不易好方者，此谓学业不全。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若法与方，只在平日看书多记，如学者记诵之功。至于识证，须多



参古圣先贤之精义，由博反约，临证方能有卓然定见。若识证不明，开口动手便错矣。今观此案，其识证如若洞垣，所用法与方，皆宗前贤而参以己意，稍为加减之，故案中有并非杜撰之句。余愿业医者于识证尤当究心，如儒家参悟性理之功，则临证自有把握，然后取此法与方用之，必有左右逢源之妙矣。倘阅是书者但摭拾其辞句，抄袭其方药，藉此行道，为觅利之计，则与余刻是书之一片诚心大相悖矣。幸后之览者扪心自问，切勿随落此坑堑。

此案须知看法。就一门而论，当察其病情、病状、脉象各异处，则知病名虽同而源不同矣。此案用何法，彼案另用何法，此法用何方，彼法另用何方，从其错综变化处细心参玩，更将方中君臣佐使之药合病源上细细体贴，其古方加减一二味处尤宜理会，其辨证立法处用朱笔圈出，则了如指掌矣，切勿草率看过。若但得其皮毛而不得其精髓，终无益也。然看此案，须文理清通之士，具虚心活泼灵机，曾将《灵》、《素》及前贤诸书参究过一番者，方能领会此中意趣。吾知数人之中，仅有一二知音潜心默契。若初学质鲁之人，未能躐等而进，恐徒费心神耳。

此案惟缺火证一门。盖火有七情、六气、五志之不同，证候不一，难于汇辑，故竟不分门。至于伤寒，惟太阳初感风寒为甚少，寒既化热之后，种种传变之证散见诸门者颇多，观者自能会意，勿谓先生长于治杂证，短于治伤寒。观其用仲景诸方活泼泼地，既可以知其治伤寒之妙矣。

案中治法，如作文之有平浓奇淡，诸法悉备。其用药有极轻清、极平淡者，取效更捷。或疑此法仅可治南方柔弱之质，不能治北方刚劲之体，余谓不然。苟能会晤其理，则药味分量或可权衡轻重，至于治法则不可移易。盖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则治不循理矣。南北之人强弱虽殊，感病之由则一也，其补泻温凉，岂可废绳墨而出范围之外乎？况姑苏商旅云集，案中岂乏北省之人哉？不必因其轻淡而疑之。或又曰：案虽佳，但未知当时悉能效否，



余曰：万事不外乎理。今案中评证，方中议药，咸合于理，据理设施，自必有当。至于效与不效，安得人人而考核之哉？

案中有未经载明，难于稽考处，如药味分量、炮制、丸方、煎方相混，与所服剂数多寡。若平补之方，竟有连服百剂者，更有一人联用几方者，其间相隔日月远近并四季时令俱未注明，惜皆无考，全在观者以意会之可也。

每门之后附论一篇者，因治法头绪颇繁，故挈其纲领，稍为叙述之，以使后人观览。又恐业医之辈文才有浅深，遂约同志，措辞不必高古，观者幸勿因其俚鄙而忽之。

此案之刻，不过一啻之味耳。本欲再为购求，广刻行世，奈无觅处。倘同志之士有所珍藏，亦愿公之于世者，恭俟再商续刻。然此案虽非全璧，实具种种良法，已足启发愚蒙，嘉惠来兹。学者苟能默契其旨，大可砭时医庸俗肤浅呆板偏执好奇孟浪胆怯诸弊，其于医学有功不小。

凡治诸证，俱有初中末三法。如伤寒初起，邪在太阳，则用麻黄、桂枝、青龙等汤。疟证初起则因小柴胡加减，痢证初起先用胃苓汤加减；目疾初起则用柴、藻、荆、防以升散之，此皆初活之大略也。今就所轶之案，大凡治中，治丰者才居七八，初治者不过十之一二，其故何软？差缘先生当年名重一时，延请匪易，敬病家初起，必先请他医诊视，造至罔效，妨再请先生耳，故初治之案其分。观是书者，其中先后浅澡，层次不可紊乱，须细心审察而行之。

华岫方识



李 序

李
序

1

夫事之最切于日用者莫如医，故自轩岐道兴，而《灵》、《素》以下代有名人，历有著述。卢扁以后，如仲景所著《伤寒》、《金匱》，直启灵兰之秘，泄玉版之文。至若河间、东垣、丹溪，亦迥出凡流，合仲景称为四大名家。伤寒暨杂证之治疗，法云备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近代以来，薛立斋、张景岳、喻嘉言等皆本之《灵》、《素》、或作或述，其于诸证，皆有发明。迨柯韵伯所注《伤寒》，能独开生面，惜其书尚未广行于世。其他则间有心悟阐扬，亦不能无偏执之弊矣。我皇上仁育为怀，命太医院考核前贤精义，汇辑《金鉴录》一书，颁行海内，集诸贤之大成，开后人之心法，寿世福民，孰有善于此哉！夫医者意也，方者法也，神明其意于法之中，则存乎其人也，父子不相授受，师弟不能使巧也。吴闾叶君天士，禀赋灵明，造诣深邃，其于轩岐之学，错综融贯，处方调剂，立起沉痾，故名播南北。所遗医案与方，脍炙人口。华君岫云，婆心济世，辑而成帙，别类分门，将付剞劂，而请序于余。余翻阅再过，实足以启迪后人，使好学深思者触类引申，未必非济世之一助。至进而求其所以然，彼《灵》、《素》诸书具在，而心领神会，则又存乎其人也云尔。

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秋七月既

望吴江李治运题于太薇清署



稽 序

医之为道微矣。七情六气之感，病非一端；温凉寒热之性，药非一类。非天资高妙者，不可以学医；非博极群书者，亦不足以语医者。今之医者，或记醜而不精于审脉，或审脉而不善于处方，或泥古而不化，或师心而自用，或临症不多，或徇于偏见，不能已疾而转以益疾，又乌可以言医哉？吴门叶天士先生，天分绝人，于书无所不读，终身不能忘。其视脉也，不待病者相告语而推述病源，有病者思而后得之者，不啻日周旋于病者之侧，而同其寝兴饮食，熟其喜怒惊悲也。盖以其意深识病者之意，而又神明乎古人处方之精意，而直以意断之。故其处方也，一二味不为少，十余味不为多，习见不妨从同，独用不嫌立异，轻重系于杪忽之间，而其效在乎呼吸。及数十年之后，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迎刃而解，涣然冰释。先生之名益高，从游者日益众，而先生固无日不读书也。尝记余乡人有患痼疾者，间诣先生所，为处方授之曰：服此百剂，终身不复发矣。其人归，服至八十剂，盖已霍然者月余矣，乃止不服。逾年病复发，复诣先生所。先生曰：是吾令服某方百剂者，何乃如是？其人以实告。令再服四十剂，即永不发矣，卒如言。其神妙若是，是岂俗手之意为增损者可同年而语哉！今所存医方若干卷，皆门弟子所录存者。学者能读其书以通其意，则善矣。

乾隆丙戌嘉平锡山拙修嵇璜书于绚秋书屋



李 序

吾吴叶天士先生，以岐黄妙术擅名于时者五十余年。凡一时得奇疾而医药罔效者，先生一诊视而洞悉源委，投以片剂，沉痾立起，远近之向风慕义者无间言。余旧居胥江，与叶氏世属通家，其门墙桃李，亦皆至戚旧交。心神其术，因录其方案成帙，藏之有年，方欲公诸天下，今锡山华君岫云为之分别门类，授之梓人，余喜君之与余有同心也，因任校讎编辑之役。书既成，君嘱余书其缘起。夫良医之功同良相，人所稔知也。然良医不能使其身寿同金石，而屡试其技于后人，亦势之无可如何者矣，今得同心者汇录其成案，而使后人有所取法观摩，其功顾不伟欤？使后有能者得是编而神明变化之，则先生之遗泽流被于千百世而无穷，而先生不死矣。今因是书之成，爰书其大略如左。

乾隆岁次丙戌季秋李国华大瞻识



邵 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上古三皇悯下民之夭札，乃垂卦象以明阴阳消长之机，辨气味以审五行生克之理，著《灵》、《素》以立万世医学之原。大哉至哉！非怀胞与之仁慈，稟天稟之圣智者，其孰能之？轩岐以后，亦代有明哲之士，穷理致知，阐扬斯旨。但理道渊深，其奥难窥，故虽悬壶之士如林，而洞垣之技罕觐。苟有能不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者，则已幸矣。近代以来，古吴有世医天士叶君者，学本家传，道由心悟。吾乡与吴郡接壤，犹忆曩时凡知交患证棘手濒于危者，一经调剂，无不指下回春。其声誉之隆，不特江左一隅，抑且名标列省。惟是应策多门，刻无宁晷，未遑有所著述，以诏后世，人皆为之惋惜。近有岫云华君，购其日诊方案，欲付之梓，以公诸世，请序于余。余虽习医有年，愧未能深知医理，然观其论证则援引群书之精义，拟法则选集列古之良方，始知先生一生嗜古攻研，蕴蓄于胸中者，咸于临证时吐露毫端，此即随证发明之著作也。其于阴阳、虚实、标本，格致之功，自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迨将日造乎高明，庶不致临证有望洋之叹，则此帙实济世之慈航也。故为之序。

乾隆丙戌仲秋锡山邵新甫题



高 序

夫用药之道，譬若用兵。呼吸之间，死生攸系，固未易言也。是以军有纪律，方有法度，时有进退，事有成败。占风云之变，识草木之情，其机至神，又安可以小道视之哉！余不敏，窃慕范文正公之论，因师事吴门亮揆张先生。先生乃叶氏门墙桃李也，余因得窥叶派之一斑。观其议病疏方，动中窾綮，所谓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者也。拟印叶师之妙谛，以开后学之法门，其有待于他年乎？由是归而读书，不与尘事。里有华君岫云者，好古之士也，过而与语甚洽，遂出一编示余，乃叶师之方案也。问所从来，曰：积数十年抄集而成。其苦心济世为何如耶？噫！叶师之方案至妙者不可胜数，而散佚居多，此其剩事耳。然零珠碎玉，岁久弥湮，秘而不传，将终失也。请授之梓，以惠当世，华君然之。余嘉其非业医者而有是志，于是乎书。

时乾隆丙戌季冬锡城高梅题于响山书屋



华 序

古人有三不朽之事，为立德、立功、立言也。盖名虽为三，而理实一贯，要之，惟求有济于民生而已。夫有济于民生，则人之所重，莫天乎生死。可以拯人之生死，虽韦布之士亦力能为者，则莫若乎医。故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痾，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故上古圣帝辨析阴阳，审尝气味，创著《内经》，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大易》、《本草》、《灵》、《素》诸书，炳若日星，为万世不磨之典。厥后亦代有名贤，穷究其理，各有著述，开示后人，以冀其跻仁寿。无知后世习是业者，其立志存心却有天理、人欲之两途。如范文正公虽不业医，而其所言不为良相，即作良医者，斯纯以利济为心者也。俗谚有云：秀才行医，如菜作齏者，此浅视医道仅为衣食之计。若为衣食计，则其知识自必终囿于庸俗。夫以利济存心，则基学业必能日造升高明。此天理、人欲、公私之判也。故每阅近代方书，其中有精研义理，发前人未发之旨者固多。亦有徒务虚名之辈，辄称与贵显某某交游，疗治悉属险证，如何克期奏效，刊成医案，妄希行世。不知此皆临证偶尔幸功，乃于事后夸张虚语，欺诳后人，以沽名誉，则其书诞漫不足信也。噫！欲求遵嘉言喻氏遗法，临病先议证，后立方，其于未用药之前，所定方案无一字虚伪者，乃能征信于后人。但执此以绳世，诚不易多得也。惟近见吴闾叶氏晚年日记医案，辞简理明，悟超象外，其审证则卓识绝伦，处方则简洁明净。案中评证，方中气味，于理吻合，能运古法而仍周以中规，化新奇而仍折以中矩。察其学识，盖先生固幼稟颖绝之才，众所素稔，然徒恃资敏，若不具沉潜力学，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医



案所得无多，不过二三年间之遗帙，每细心参玩，只觉灵机满纸。其于轩岐之学，一如程、朱之于孔、孟，深得夫道统之真传者，以此垂训后人，是即先生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诸世。至其一生之遗稿，自有倍蓰于此，个中义理必更有不可思议者，自必存在诸及门处，世袭珍藏，尚未轻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丰城之剑，其精英瑞气断不至于泯没，自必终显于世，只在先后之间耳。倘有见余是刻，能悉将先生遗稿急续刻行世，此岂非医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谅亦必有同志者，余将翘企而望之。因以为序。

乾隆三十一年岁次丙戌季冬锡山华岫云题